

# 琮瓶再識

從研究史看來，將中國新石器以來主要用玉石製成的內圓外方粗管造型的器物考定為禮書所載的「琮」，應該是清末光緒年間吳大澂著《古玉圖考》以降的說法。這也就是說，儘管早已漢代晚迄清前期文獻所見用「琮」例不勝枚舉，但其造型均非今日所認識的琮，而是另有其物。《周禮》記載以玉作六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春官·大司馬》），然而漢代儒生對於「琮」的具體形態已顯得陌生，似乎只能望文

生義地妄自推測：有的認為琮形似車軋，或以為其為鈍角八方、直角正方形造型，宋人洪适《隸續》所收多方東漢石碑碑陰所見「琮」之圖形，既有作五角或十角形者，亦有將中心穿孔的八角星紋視為「琮」的事例（註一）（圖一之四）。類此之情況至北宋時期依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如龔崇義《新定三禮圖》就認為黃琮「八方以象地，此比大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其考察禮經所復原出的琮，造型有如八花鏡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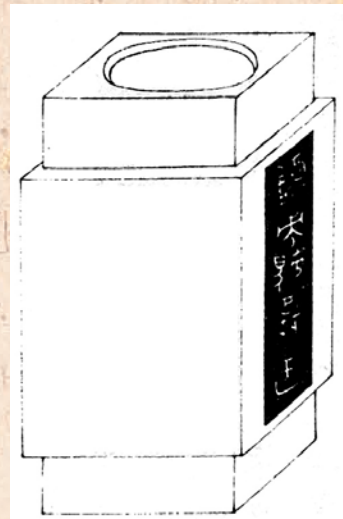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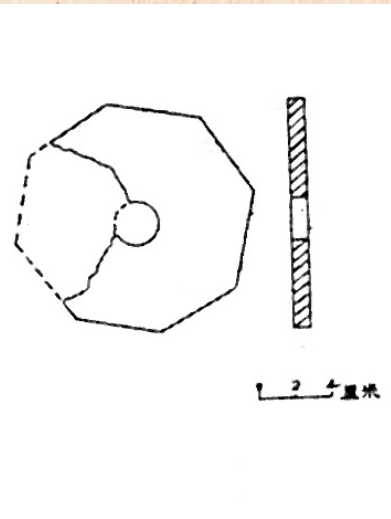
一之一）。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考古案例是一九九〇年代發掘的陝西省唐元和六年（八一—）惠昭太子陵出土的報告書所謂「玉璜」（圖二）。（註二）從唐代杜佑《通典》載「琮，八方，象地」（卷四五），段成式《酉陽雜俎》也說「大喪用琮」（前集卷一《禮異》），不得得讓人聯想惠昭太子陵陪葬的中心穿孔之八方形玉片，或許就是唐人心目中的琮？

另一方面，傳為北宋趙九成撰《續考古圖》雖圖繪了一件造型呈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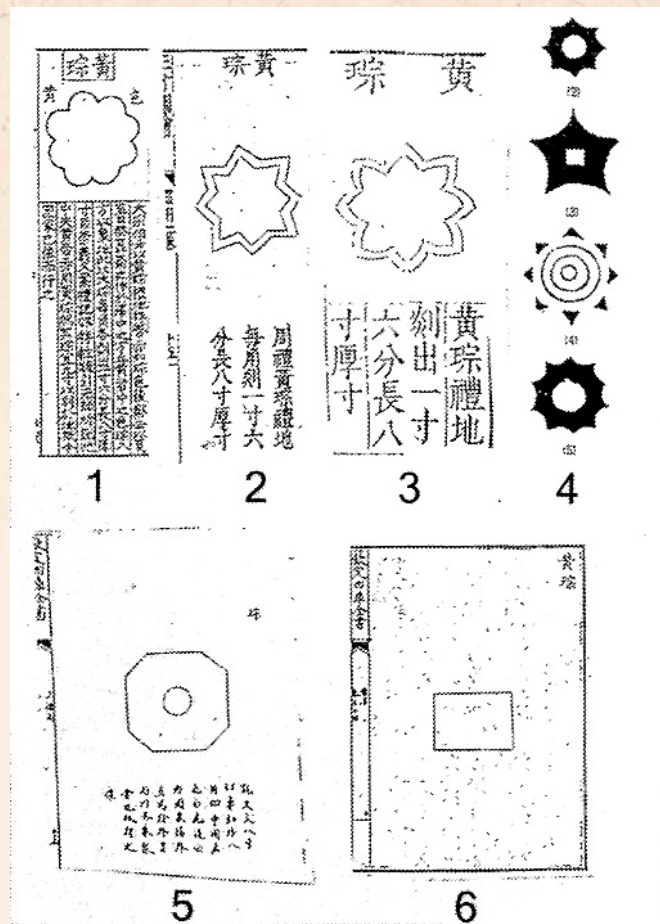
謝明良



圖二 唐代惠昭太子陵出土的「玉璜」



圖三 《續考古圖》所載「制度未詳」柱形器



圖一 禮書所載黃琮造型  
 1 (宋)《新定三禮圖》 2 (明)《三才圖繪》 3 (明)《六經圖》  
 4 (宋)《隸續》所載漢碑碑陰 5 (明)《三禮圖》 6 (宋)《禮書》

圓外方，即今日所謂「琮」的柱狀器（圖三），卻又於旁加註明「制度未詳」。此再次說明了宋人所理解的用以祭地的黃琮確實另有其物，其既有可能如前引《新定三禮圖》所主張之八花形體，也不排除是如陳祥道《禮書》所考定的四方平版造型（同圖一之六）。無論如何，宋人心目中的琮並非今日所認識之內圓外方柱狀造

型。雖然如此，於南宋時期則出現不少模倣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呈內圓外方柱狀形之今日所謂「琮」的工藝品，後者質材包括陶瓷、銅和石器，而以陶瓷器最為常見。不過，相對於古代玉石製琮之內腔中空貫通，南宋期的倣古製品均於一端封實，可以盛物，也因此學界習慣上將之稱為「琮瓶」或「琮形瓶」、「琮式瓶」。



圖十一 青瓷琮瓶 (IIIa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南宋 龍泉窯青瓷琮瓶 (IIb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a 杭州卷煙廠採集青瓷琮瓶殘片 圖五b 內面



圖六 杭州萬松嶺採集青瓷琮瓶殘片 圖七a 杭州萬松嶺採集青瓷琮瓶殘片 圖七b 內面



圖九a 米內山庸夫於南宋郊壇官窯址採集得到的青瓷琮瓶殘片 圖九b 內面



圖四 四川遂寧窖藏出土的石琮瓶 (IIb式)

宋代琮瓶的類型

爲了便於討論，我想援用我過去對於廣義琮瓶的型式分類，將之粗略地區分爲三型五式。(註三)即：I型，上附蓋，下置足，目前僅見銅器一例，形近於蓋罐類。II型，質材包括陶瓷、銅和石器，外形酷似新石器時代多節式玉琮，其係以四片模製長方板接合成長方柱，故除了口沿之外，內腔方正，有平底(a式)和圈足(b式)等二式。III型，只見於陶瓷，是以轆轤拉坯的技法製成帶底的中空圓柱，再於柱身對稱貼塑四組模製成形的三角形五節式中空邊角，可區分爲平底(a式)和圈足(b式)等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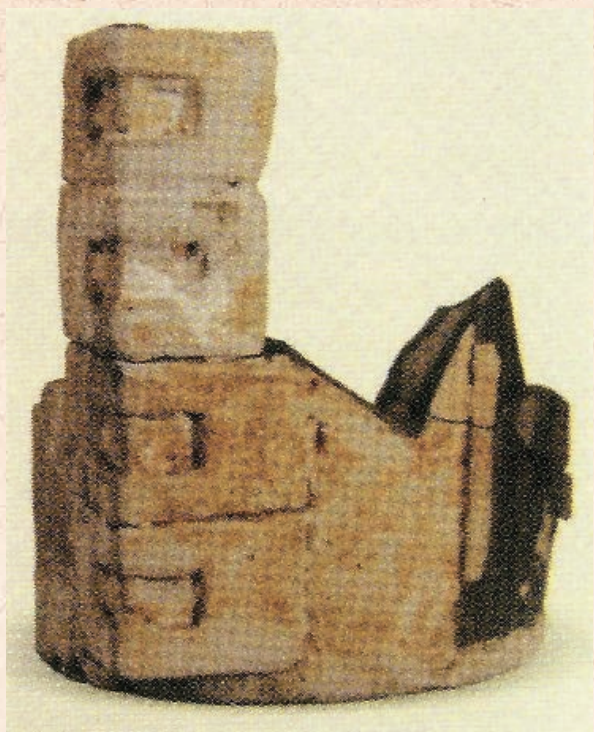
南宋時期始見的琮瓶以II型居絕大多數，其中a式會見於四川省廣安縣窖藏出土的髹漆銅琮瓶，其餘多屬帶足的b式。IIb型琮瓶於四川和福建均曾出土，IIb型石琮瓶目前僅見於四川省簡陽縣和遂寧等兩處窖藏(圖四)。II型琮瓶無疑是以陶瓷器的數量最多，均屬青瓷，經正式報導的產地限於浙江省杭州郊壇官窯以及



圖十二b 底部



圖十二a 青瓷琮瓶 (IIIb式)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十三 青瓷琮瓶 (IIIa式) 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



圖八 原大維德基金會藏南宋官窯青瓷琮瓶 大英博物館藏

### 宋代箋紙所見琮瓶

以往包括我在內的不許人都曾對初見於南宋時期之琮瓶用途抱持著興趣，並有花器、祭禮器等種種臆測，可惜因難確證，故其功能問題至今仍屬懸案。說來實在很幸運，任職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的學棣何炎泉得知我為琮瓶用途而苦惱，隨即告知我該院藏宋代杜良臣法書乃是書於箋紙之上，而該箋紙即見琮瓶圖像（圖十四）。鑑於該尺牘可解決琮瓶用途之疑難，於工藝史而言可謂茲事體大，所以以下有必要借重書法史及其相關領域之研究成果針對箋紙及杜良臣法書略作背景描述。

箋紙是唐代以來文人筆札詩翰即主要供書信、題詩用的小型紙張，是經由印刷、染色、加蠟、研光、泥金等技法而製造出的帶有趣味性又不失雅緻的文房清玩。不僅唐代詩人李商隱有「浣花箋紙桃花色」講究的染色箋紙，五代時更創用研光法，用生蠟或硬物將木版上刻製的紋樣壓印到紙上，亦即將山水、花鳥、人物、器物等紋樣壓印到箋紙的所謂研光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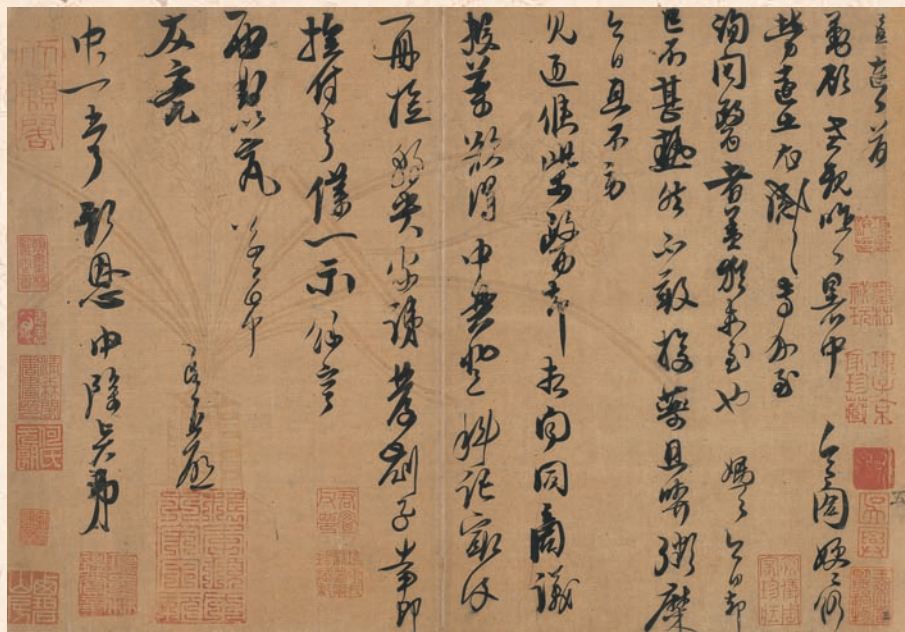
墓葬，據此可以推測存世的大量施罩梅子青厚釉的龍泉窯琮瓶之相對年代約在十三世紀前期。

存世的III型琮瓶數量屈指可數，且均屬宋室南渡後於都城臨安（杭州）所設置官窯所燒造的製品。其中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屬平底a式（圖十一），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品為帶圈足的b式，後者在燒成後於底心釉上陰刻「忠厚初」字銘（圖十二）。相對於前述郊壇官窯所見II型標本，被視為是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所在但亦夾雜元代青瓷標本的杭州老虎洞窯址則出土有III a型琮瓶（圖十三）；而萬松嶺則又採集到II式和III式標本（同圖六、七）。如果依據清人徐松輯、宋代禮部太常寺纂修之所謂《中興禮書》的記載，修內司官窯有可能是在紹興十五至十六年（一一四五—一一四六）在內侍王晉錫的掌領下為官方祭祀燒製祭器的窯場，因此所謂修內司官窯的上限不早於紹興十五至十六年，而前述修內司官窯之後所設置的郊壇新窯的年代當更晚於此。

（註四）何傳馨曾經提及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松風閣詩》全卷由四張研花粉箋接成，所印花紋各異，第一紙為魚龍，二、四紙為瓜葉，第三紙為樓閣。何氏並參酌古籍而歸納出研花粉箋的製作工序，即以膠或白芨水調粉刷於紙面，然後以花紋版印花底紋。只是這樣的花箋卻也由於書寫時底紋不易受墨而呈現出特殊的紋理，同時因紙張經過加工，著墨色不深，經過一段時間後容易褪去光澤。除了《松風閣詩》之外，現藏於中國北京故宮的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韓馬帖》或上海博物館北宋沈遼《動止帖》也是使用研花粉箋，後者係壓印波浪紋的俗稱「水文紙」，其與日本平安時期西本願寺本三十六人集《重之集》卷末裝飾波紋的所謂「唐紙」極為類似。（註五）存世的宋代研花粉箋數量極為稀少，而裝飾有琮瓶紋樣者目前僅見於前引臺灣國立故宮藏杜良臣的尺牘，其珍貴程度無庸贅言。

依據《書史會要》等記載，杜良臣，字子卿，豫章人，學問該洽，以

小篆名重一時。臺灣國立故宮藏的杜良臣尺牘，為行書，曾收入《石渠寶笈續編》，當時稱為「宋人法書」。近代出版品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的《故宮書畫錄》（卷三）和《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十三冊），名為《杜良臣尺牘》，並附釋文。尺牘內容家常，但清新不造作，講的是良臣母親身體違和，「詢問醫者，蓋猶未至也。媽媽今日卻已不甚熱，然不敢投藥，且喫粥糜。今日且不勞見過，候柴醫卻相聞，同商議投藥」。款署「良臣啓中一哥新恩中除賢弟」。清代倪濤（一六四四—一七二二）《六藝之一錄》或卞永譽（一六四五—一七一一）《式古堂書畫彙考》亦收入本尺牘，均依據第一行首句「良臣連日荷勤顧老親」，將之稱作杜良臣《勤顧帖》，本文從之。另外，我曾請教精研書法史的何傳馨兄，承蒙他教示從《勤顧帖》書法看來，杜良臣雖以小篆聞名，然行書造詣亦佳，其筆法似南宋趙孟堅（一一九九—一二六七），是一件確切無疑的南宋書蹟。



圖十四-1 杜良臣《勤顧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勤顧帖》所見研光琮瓶下方添付台座，瓶體呈長方柱形，四邊角兩側有由一短一長所框成的節，邊角之間留直槽，瓶上方安鑿形口。由於瓶身下方置於四足台座之中且其上另鈐收藏印，致使無法窺知瓶底造型特徵，同時也不易明確地估算出瓶身邊角的節數。儘管如此，仍可輕易地識別出其是屬於我所分類的Ⅱ型多節式琮瓶。更重要的是，《勤顧帖》琮瓶中內插水仙般花葉，據此可以確證初見於南宋時代的做古玉器式琮瓶乃是插花道具，結合研花箋紙的性質等看來，做為花瓶的琮瓶顯然受到文人階層的喜愛並已成為社會流行的裝飾圖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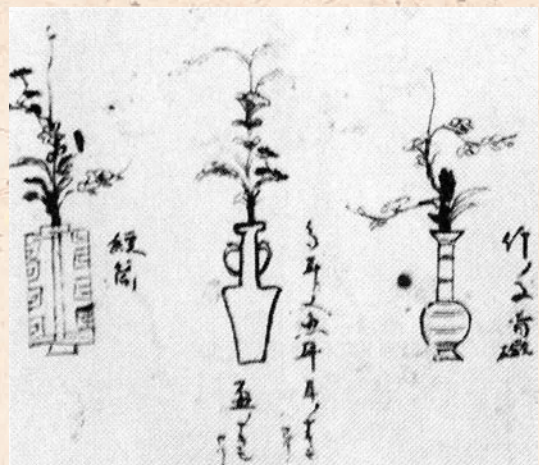


圖十四-2 杜良臣《勤顧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如前所述，目前確認的宋代琮瓶計有銅、石和陶瓷等三種材質，以Ⅱ型琮瓶而言，其原型是來自浙江地區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玉琮，不過宋代琮瓶不僅將內腔中空貫通的琮一邊封實，以為花器，工匠們同時又將良渚玉琮各邊角所飾由上而下所謂神面之相當於眉和嘴部位的一長一短粗橫線條，理解或轉化成八卦爻畫中的陽爻「—」和陰爻「--」。以龍泉窯青瓷最常見的八節式琮瓶為例，因其邊角各有八個由上而下縱向排列狀似爻畫、一長一短的節，瓶身四處邊角兩側總計六十四個節，這也正和八卦以自迭和互迭而構成的六十四卦有著異曲同工之趣。

從「著草瓶」到「經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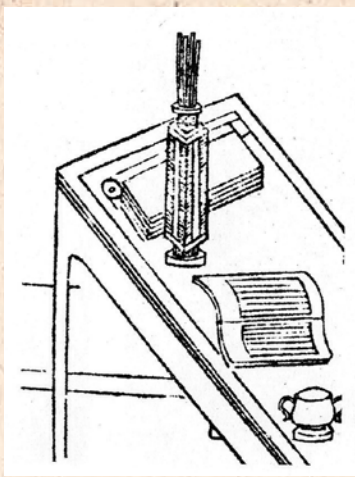
經由明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刊《方氏墨譜》或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刊《程氏墨苑》所載一方帶「著草瓶」自銘的象生形墨錠（圖十五），可知明代後期琮瓶被稱為「著草瓶」。其次，由於方、魯二氏墨譜所收各式墨錠正是體現了當時的流行圖紋，「著草瓶」因此也可說是晚明時期受到文人喜愛的時尚器式，這從萬曆十六年（一五九一）高濂《遵生八牋》說書齋插花宜「青東磁小著草瓶」，而「龍泉著草大方瓶，高架兩旁，或置几上，與堂相宜」（《瓶花之宜》），以及《瓶史》、《瓶花譜》等晚明著述所期勉之文房清供屢見著草瓶等記事亦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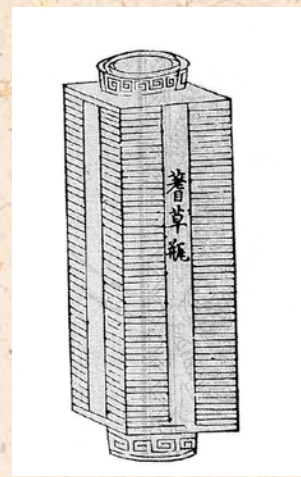
圖二十 日本 天文二十三年（1554）《立花圖卷》所見琮瓶



圖十九 日本 天文五年（1536）《唯心軒花傳書》所見琮瓶



圖十六 明代《列仙全傳》所見琮瓶



圖十五 明代《方氏墨譜》所載「著草瓶」自銘墨錠

（舊富山藩邸）等遺跡也曾出土南宋龍泉窯Ⅱb型青瓷琮瓶，其雖是一度傳世而後廢棄的遺留，但不排除日本以琮瓶插花可能是直接承續自宋代的慣俗。另一方面，由於日本瓷窯模倣琮瓶的年代不早於十六世紀且集中見

於十七世紀，其流行時期和明國約略一致，所以又可窺知晚明文人士尚對於日本做製琮瓶一事亦具推波助瀾的作用。日本十七世紀陶瓷琮瓶數量和種類不少，其多屬本文的Ⅱb型（圖二一），但細部造型則變化多端，如



圖二二 日本美濃織部燒琮瓶（十七世紀）



圖二一 日本備前燒琮瓶（十七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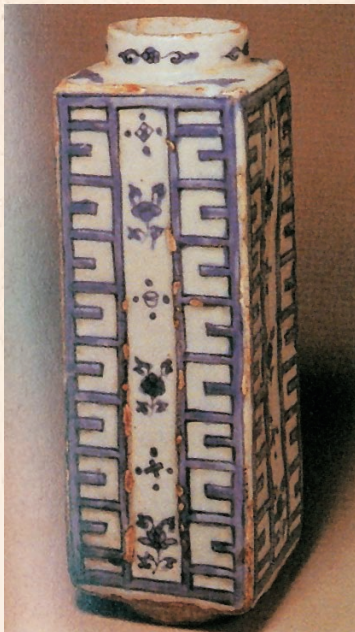
元和（一六一五—一六二四）至寬永（一六二四—一六四三）年間美濃織部燒所見呈淡青色調的御深井釉琮瓶即為優秀的作例（圖二二）。其次，將琮瓶比附為「經筒」，一來可能是因其造型與佛教末法思想做為經卷容器壺埋的經筒形似之故，也不排除日本中世時期一度改變琮瓶用途，將其轉化成收納經卷的案上清供。至於日本鑑賞書有時又以「算木手」來稱呼琮瓶，顯然是著重觀察琮瓶瓶身狀似交畫的長短橫線飾，其意略同《遵生八牋》所說的用來插花的所謂「八卦方瓶」。

事實上，日本不僅以琮瓶插花，也曾將琮瓶轉用成爲茶道席上裝盛洗濯茶碗、茶筌或補給茶釜用水的「水指」，著名的實例是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南宋官窯Ⅲb型青瓷琮瓶（同圖十二）。由於裝貯該琮瓶之內箱蓋裏所黏貼的簽條與尾張德川家所見形式一致，結合《慶安四年尾張德川家御道具帳》的相關記載，知其原是德川義直（一六〇〇—一六五〇）的收藏，義直歿後

輕易得知。問題是，以往雖可經由墨譜「著草瓶」自名象形墨錠結合文獻記事，揣測得知所謂琮瓶是做爲花瓶來使用，可惜有關琮瓶之花器功能到底是沿襲了前代的傳統用法？抑或是明人的創意？學界對此可謂一籌莫展。就此而言，《勤顧帖》琮瓶插花之圖像，可以證實晚明時期以琮瓶插花一事其實是來自南宋以來的慣俗。另外，將琮瓶稱爲「著草瓶」，既有

可能是明代人觀察到南宋琮瓶瓶身邊角兩側所見類似八卦爻畫所引發的聯想，也不排除「著草瓶」之稱謂本身竟是來自宋代？無論如何，明代人既以琮瓶插花，萬曆年間刊行的《列仙全傳》扈謙和司馬季主像所見琮瓶瓶中則插置數根線條筆直的筋狀物（圖十六），看來可能是用來卜卦的籌木或擬暗示生長於曲阜孔廟境內占易用的著名筮竹。無論如何，其充分體現

了求神占卜時著草瓶所扮演的角色；將占卜的著草瓶置於文房書案之事，則又是晚明文人士往往迷信靈異現象的側面寫照。（註六）另外，明代的琮瓶仍然是以Ⅱb型作品居絕大多數，但細部的造型或裝飾特徵不一而足，以陶瓷製品的釉彩而言，就有青瓷（圖十七）、白瓷、釉上彩或釉下青花（圖十八）等。



圖十八 明代 景德鎮窯青花琮瓶 看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圖十七 明代 龍泉窯琮瓶 大英博物館藏

應予一提的是，日本中世也是以琮瓶爲花器。如大阪商人瓦本道專於日本慶長二年（一五九七）得自池坊專好的《花傳書》即繪有稱爲「キヤウツツ」的五節式琮瓶，而以「キヤウツツ」即以「經筒」插花之圖像資料，至少還可以上溯至傳天文五年（一五三六）《唯心軒花傳書》（圖十九）或淳盛於日本天文二十三年（一五五四）所繪製的《立花圖卷》（圖二十）。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除了南宋時期杜良臣《勤顧帖》之外，以琮瓶插花的圖像資料最早見於日本十六世紀前半的花傳書，同時日本京都市下京區（平安京左京四條三坊十二町）、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

是與台座成套使用。儘管宋代琮瓶台座存世實例尚待確認，不過元代陶瓷琮瓶則不乏將瓶身和台座結合一體燒成之例，其製法亦如II型琮瓶般，係以四片模印長方版拼合成長柱形待封底後再接足，不同的是其不僅模印出瓶身的節和直槽，下方另置雕花杆欄式四足插座（圖二二三），至如景德鎮湖田窯窯址所出元代青白瓷琮瓶則是置於方形四足素面的台座之上（圖二二四）。雖然如前引明代後期版畫所見，琮瓶係單獨地置放於案几之上，不過添付的台座無疑可改善長方柱形琮瓶的安定性而不致傾倒，從《內務



圖二六a 可能是做為植栽花器的南宋龍泉窯青瓷琮瓶

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檔》載乾隆七年（一七四二）首領開其裏上交「龍泉釉著草瓶一件，隨座」，可知清初做燒的龍泉青釉琮瓶另附台座：序於江戶時期寶曆五年（一七五五）大枝流芳《雅遊漫錄》所呈現之理想書齋中的琮瓶，也是將瓶體插入置於地面的台座當中（圖二二五）。後者琮瓶瓶身直槽飾道教八寶及折枝花卉，極有可能就是受到日本茶人喜愛俗稱「古染付」之明代晚期景德鎮青花瓷（同圖一八）。

另外，宋代琮瓶功能的確認還可對琮瓶所見以往不明究理之外觀設計提出合理的解釋。如私人藏的一件南宋龍泉窯青瓷琮瓶底於燒成前鑄有一孔（圖二六），看來很有可能係為因應澆注瓶內植花填土時的排水設施。換言之，宋代琮瓶因其功能還可區分為兩類，即：底部封實可以盛水插花的花瓶，以及底部鑄孔可以填土植花的盆栽花器。



圖二六b 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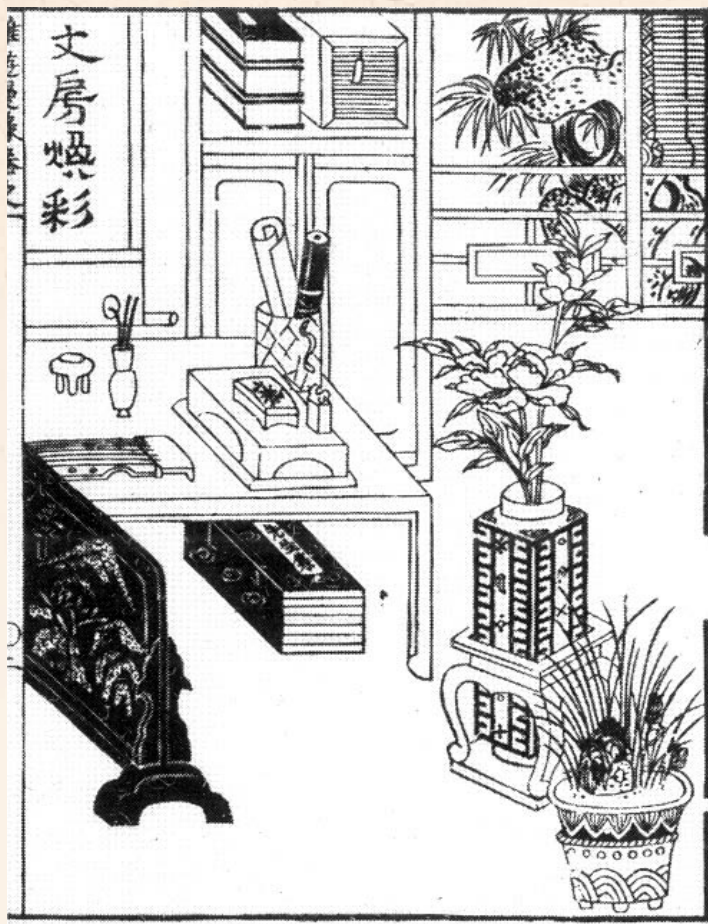


圖二四 元代 景德鎮湖田窯址出土青白瓷琮瓶



圖二三b 底部

圖二三a 元代 龍泉窯青瓷帶座式琮瓶



圖二五 《雅遊漫錄》中的理想書齋

才於慶安四年（一六五一）讓渡予二代光友（一六二五—一七〇〇），另從道具帳和貼付於內箱蓋面的「經筒御水指」簽條，以及所添置的漆蓋可知，該III b型琮瓶確是被做為水指來使用。另外，該青瓷琮瓶於燒成後又在圈足內底陰刻「忠厚初」字銘（同圖十二之b），但字義和鑄刻年代不明。（註七）

小 結

經由《勤顧帖》花箋琮瓶圖像可以確知始見於南宋的琮瓶實為花瓶。有趣的是，該琮瓶瓶身由上而下略趨寬廣，營造出良好的視覺感，由於瓶身紋樣細密，我推測或模擬自銅質琮瓶。無論如何，從琮瓶乃是置放於四足台座之中，可知宋代琮瓶亦如豐肩、小底做為酒器的梅瓶，其經常

# 文藝復興

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  
Dynastic Renaissance:  
Art and Culture of the Southern Song

2010 10/08-12/26



主辦單位  
Organizer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 夜間免費參觀時段：每週六下午六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 / 11143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Open every day of the year from 8:30am to 6:30pm / Extended evening hours: Every Saturday, 6:30pm to 8:30pm (free admission) /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 Tel: +886-2-2881-2021 / http://www.npm.gov.tw

學術研討會 Symposium 2010 11/22 - 11/24 / 網址 Symposium Website: http://www.npm.gov.tw/hotnews/9910seminar

共同主辦媒體  
Co-sponsored Media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基金會

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TAIPEI 2010 INTERNATIONAL FLORA EXPO

協辦單位  
Supporters

廣達文娛基金會

臺北市府

保險贊助  
Insurance Sponsor



多利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  
Sponsors

臺灣企業

財團法人春之文化基金會

U.C. Pharma  
五洲製藥

借展單位  
Exhibit Lenders

上海博物館

上海市博物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

浙江省政府

上海博物館

京都國立博物館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杭州歷史博物館

福建省武庫博物館

浙江省金華市博物館

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館

福州中醫藥館

浙江省衢州市博物館

浙江省諸暨市博物館

遼寧省博物館



## 註釋

1.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玉器・琮について〉，原載：《東方學報》60（京都：1988），收入同氏《中國古玉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頁258-260。
2.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唐惠昭太子陵發掘簡報》（陝西：三秦出版社，1992），頁6圖5之2。
3. 謝明良，〈琮瓶的變遷〉，原載《故宮學術季刊》23卷1期（2005），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119-147。
4. 梁穎，〈漫畫彩箋〉（一），《收藏家》2007年1期，頁45-51；朱仲岳，〈箋紙與箋譜一寫在《夢軒變古箋譜》發現之後〉，《上海博物館館刊》8（2000），頁525-539。
5. 何傳馨，〈松風閣詩〉（解說），收入《大觀—北宋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頁389-392；山科玲兒，〈松風閣詩にみる北宋の裝飾料紙〉（網址：<http://members.at.infoseek.co.jp/yamashina/pine/opaper.htm>，搜尋日期：2010/8/2）。
6. 有關晚明時期文人迷信靈異的討論，可參見：合山究，〈明清の文人とオカルト趣味〉，收入荒川健編，《中華文人的生活》（東京：平凡社，1994），頁469-502。
7. 在此想添足一提的是，《宋史》有孟忠厚其人，係隆佑太后兄，南宋紹興年間為保寧軍節度使，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充萬壽觀使。高宗待忠厚特優，令月過局，如宰執例（〈列傳·外戚〉上）。此事亦載於南宋李心傳（1167-1240）《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文曰：「少師保寧軍節度使，新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忠厚過闕入見遂以命之後七日，詔忠厚月過局如宰執例」，且加註稱：「熊克小歷誤載忠厚初除在己未，今不取」（卷一百七十六）。南宋熊克所撰《小歷》即《中興小紀》，亦即《皇朝中興紀事本末》。是書又載高宗嘗賜「花瓶」予臣僚。但上引史事是否和「忠厚初」銘琮瓶有關？還有待進一步的查證。
8. 謝明良，〈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原載《區域與美術—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頁35-54。

南強鎮金魚村窖藏（青瓷Ⅱb型、石Ⅱb型）和福建南平窖藏（銅Ⅱb型）。其中，除了江油縣和簡陽縣窖藏分別出土一件銅、石琮瓶，其餘窖藏均兩件成組地共伴出土，遂寧市窖藏所見琮瓶雖達四件之多，但因包括兩件青瓷另兩件石質琮瓶，所以仍然是成雙地使用。（註八）鑒於宋代琮瓶實為花器，日後若能結合窖藏伴出的其他器物予以交叉比對，將有可能釐清窖藏器物之間的組合規律甚至可復原其佈局或陳設方位。就今日的資料看來，南宋時期琮瓶質材不一，有銅、石和青瓷等，但僅青瓷可確認作

坊產地，且限於浙江瓷窯製品。從文獻史料看來，南宋朝廷屢次經由禮書所載錄的禮器進行仿製，然而「琮」雖見於北宋《續考古圖》，卻只是聊備一式「制度未詳」之物。因此，初見於南宋的琮瓶之製作脈絡應該和多數乃是經由禮書或考古圖錄所載錄之禮器等古器物才得以做製的作品予以區別。結合考古發掘資料，我認為Ⅱ型琮瓶應是直接取自因浙江省杭州市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琮；但Ⅲ型琮瓶的祖型則見於相對年代約於商周時期的四川省金沙或三星

堆遺址出土的玉琮。不過，琮瓶雖屬做古改良器式，但箋紙上的圖像卻也明示了其性質已超越禮儀空間而成為文人的時尚標幟。

〔附記〕  
本文得以完成，毫無疑問應該感謝提供筆者關鍵性圖像資料的學棧何炎泉。其實，炎泉不但教示〈動靜帖〉琮瓶圖像資料，還指點趙孟堅〈水仙圖〉的存在。另外，承蒙書畫處處長何傳馨兄鑑定杜良臣書蹟並惠賜建言，同處譚怡令女士代為識別尺牘上的花卉，有勞器物處研究員余佩瑾影印相關資料；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鄭玉華助教和戴婉恬助理協助以電腦繪製尺牘琮瓶線圖，述鄭齊允許拍攝杭州卷煙廠和萬松嶺採集南宋官窯琮瓶標本，謹誌謝意。

作者任職於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堆遺址出土的玉琮。不過，琮瓶雖屬做古改良器式，但箋紙上的圖像卻也明示了其性質已超越禮儀空間而成為文人的時尚標幟。